

中國大學生日記

崑山愛兄
留念

贈于貴陽

生活書店發行

打漁寨舞橋農場

中國大學生日記

萬迪鶴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目次

一 穎邨·····	一
二 這裏·····	三
三 不舒服·····	六
四 家信·····	八
五 履歷·····	一一
六 剝野雞·····	一五
七 毛學和辯學·····	一七
八 無聊·····	二二
九 共產理論·····	三三
一〇 國學院·····	三五
一一 享樂二毛錢·····	三八

一二	星期天·····	三
一三	蒲力哈諾夫·····	三
一四	倉頡造字鬼夜哭·····	吳
一五	第八識·····	亮
一六	矛盾方程式·····	四
一七	雪·····	四
一八	一條好漢·····	四
一九	抄作品的作家·····	吾
二〇	我也要革命了·····	五
二一	中國的文明·····	五
二二	今文家古文家·····	五
二三	陳獨秀和孔子·····	六

二四	始於衽席·····	六
二五	鐘鼓樂之·····	充
二六	小考容易·····	七
二七	我的法寶·····	七
二八	試卷·····	八
二九	白熱·····	八
三〇	校醫·····	八
三一	老季·····	九
三二	逃避鬥爭的人·····	九
三三	怎樣愛上了的·····	一〇
三四	單單看上小沙·····	一五
三五	打氣之一·····	一八

三六	打氣之二·····	一二
三七	傳簡·····	一六
三八	臉厚發財·····	二三
三九	詞人和畫家·····	二六
四〇	所以要鬥的原因·····	三〇
四一	未來的明天呵·····	三三
四二	陰謀家·····	三五
四三	您的詞我讀過了·····	三九
四四	金華美男子·····	四三
四五	公主·····	四六
四六	小沙落選·····	四九
四七	老董的驕傲·····	五三

四八	物觀普羅詞·····	一五四
四九	有人找你·····	一六〇
五〇	羣熊大會·····	一六三
五一	或人的悲哀·····	一六五
五二	四千萬·····	一六九
五三	我的夢·····	一七三
五四	講堂上的羅漫斯·····	一七四
五五	校警和學生·····	一八一
五六	公牛和母牛·····	一八六
五七	報復·····	一九二
五八	月上樹梢頭·····	一九六
五九	扯了蘿菔還有洞·····	二〇〇

六〇	阿朗司務·····	二〇三
六一	陶希聖批評·····	二〇六
六二	遊藝會·····	二〇九
六三	介紹信·····	二一六
六四	辦雜誌·····	二二一
六五	也許她要找你去·····	二二六
六六	聞家裏和沈寡婦·····	二三〇
六七	在融光大戲院·····	二三二
六八	朋友的信·····	二三六
六九	二十元本不算多·····	二三八
七〇	在復旦·····	二四四
七一	捉住今天·····	二四八

一 穎邨

住在穎邨，聽說是自己的學校要停辦了。一個暑期，只是在打聽自己學校的消息，吹着甘世東路的風。再就是爬在三樓的窗戶上看女人。女人，有電影明星，有五號裏身段像蛇樣活動的小姐，有七號裏富於肉感而又裝着正經的少奶奶，有一號裏從北平來做客的大奶子姑娘。一個個醜得像妖怪，可是愛俏哩：畫着細而長的眉毛，塗着血樣的胭脂，擦上石灰樣的粉。

『身段很好哩！』

『後影很俏哩！』

這樣的相互較量着，就好像自己爬在窗戶上張開飢渴的眼是很值得做的事

情，那個還去管自己的行徑正是一幅很好的漫畫？

這裏的一些女的，雖則是不美到這樣的程度，可是作用到我們這些獨身者身上倒有着不小的魔力哩：每天我們看看報紙，隨便讀一兩篇故事類的小說。而大半的時間，是在打聽自己學校的消息，吹着甘世東路的風，再就爬在三樓的窗戶上，張開飢渴的眼睛尋找對象。

身段很好的姑娘呢？

後影很俏的小姐呢？

忽然有一天，我們像被誰喚醒了樣，有的捧着報紙唸學校的廣告。

『各個學校都開學了啦！』

大家像有着同感似的『嗯』了一聲。

『那麼——』

『那麼在上海當癩三也要人的！』有的接着很輕鬆一句。

『但是我們等得一些什麼出來呢！學校一天不開等一天？要是教育部叫停辦十年二十年呢？我們頂好是回去，等自己的兒子長大了一道出來讀書！』

有一位很沉悶的講了這幾句，講得誰也沒有做聲。

到下午，我們就連人帶東西被一部搬場汽車裝到這裏。

二 這裏

這裏對於我的第一個印象就不大好。這到不是這裏的女人走起路來屁股蹣得多高的原故，也並不是因為訓育長的鬍鬚長得太叫人看不過眼。可是，這裏不叫人發生好感是事實；見了面大家都要這樣說：

『這裏，太不好！太什麼，太野鷄了！』

或者是用一種回味過去的口調說：

『要是我們的學校開辦了，多好呀！』

其實所謂我們的學校，畢了業出來一個樣當癩三，雖也不能担保拿了文憑去領職業。

在中國的政治現狀下所表現的教育現狀，正如同潰到不可收拾了的爛楊梅瘡！外國的教育，在某方面看去，也可以指出它的精神，所謂資本主義的精神。

但是，在中國有沒有這樣的精神呢？沒有的，誰也知道吧，它能給我們青年一些什麼呢？張家店，李家店，都是一個樣的東西：右手將我們拉住，左手同時也伸着：

要錢啦！

要錢啦！

我們的腦子早已被這樣的教育弄得麻木了，可是雖則如此，我們總還有我們

自己的比較的：

譬如上期吧，我們落在張家店，張家店只要我們五十塊，五十塊的招待到也不錯哩。這一期却不成功了：五十，再加上七十，還有方法教你非再用錢不可：譬如製一個床鋪，買一套桌椅之類，做生意不可以太心枯啦。所以我和我們有些不大高興。

這裏，給與我們的第一個印象不大好，就是因為做生意的人心太枯！

學費：六十

宿費

……費

……

……

一共是一百幾十塊，我們被它剝削得連吃飯也發生問題。

三 不舒服

房子看定了，窗戶是向西的，也還寬大，把各人自己的東西拖了進來；我們是一道的三個人，各搶各的位置，我的是第一個位置，大約是占的最好的地段，我向他們「過假的」客氣一回，便將自己的地方占好了。摸摸荷包裏，錢用完了，心裏有些發慌，身上很有些疲倦，隨便將身體擲在床上，把被頭和頭和腦的蒙起來，天氣已經是有些涼意。

『十月了哩！』我自己念到這一句的時候，覺得很不舒服。

『但是很不舒服又怎樣呢？總不會吊頸吧；只能自己目前不會吊頸就總會有好起來的一天。』這樣想了一會，覺得自己並不見得怎樣絕望，心一寬，便自然

而然的睡着了。

醒來的時候，天已近黑，電燈光暗淡得像死了人的神氣。心裏想，『他媽媽的，要是演「活捉三郎」的戲，到用不着專家來配光哩！』好的是我從來愛惜自己，不大在夜晚用功，電燈亮不亮倒可以聽便；可是叫人望望總不大舒服。

我把鞋子穿好。他們回來了；房門一開，帶來一陣館子裏的油氣。可是我並不覺得肚子餓。

『不去吃飯麼？』

我搖搖頭。

『肚子不餓麼？』

『不餓。』

關於這些自己的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我頂不高興有誰像上了法庭過審似的問。但是他却還要加上這一句：

『吃飯總是不可以儉省的啦！』

『我戳你娘，』我預備這樣罵出來，我覺得他簡直在嘲笑我窮；但是一回想，又覺得自己有些神經過敏。雖則他未必有意嘲笑，可是我總有些不舒服。

夾了面盆到洗臉間裏去，將熱水管子按了一下，沒有。按着冷水管，放了大半盆，看看，完全像洗了鍋的那種水，再換了一盆，還是一樣。我預備和盆子也攪了它。可是一想，這對於自己並無絲毫好處，忍着氣將一盆水潑在地上便跑回房來。

我像和誰鬥氣樣老早就鑽進被頭裏睡了。

四 家信